



曹誠淵著，《舞者不懼——曹誠淵舞蹈書寫》，MCCM Creations，2010年

舞者不懼，天黑，逆光飛翔

Thebookshop

位於香港藝術中心地下，中英文書並重，種類包括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攝影、建築、插畫、詩歌和兒童書，還定期舉辦藝術文化活動。
網誌：mccmbookshop.wordpress.com

晚上從宿舍走到琴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級梯階，再來七級，方踏到平地。身旁的牆上有雕空的圓形裝飾紋，裕翔的手指滑過圖案，由牆的一端走到連接大路的另一頭。道路左邊有樹，伸手可以觸摸到樹皮的乾枯，趨近有生長的木的腥氣，十步一個距離，共有四棵樹，然後才接上教室走廊。走廊右邊有柱子，柱上佈滿小石，數到第八根柱子，左轉，琴房門口就在那裏。回到宿舍再練習一回。

另一天早上，裕翔走到惠光小學，跟那裏同樣有視障的小朋友上音樂課，他說：「一般樂團都有一名指揮，大家會看着指揮，讓他們整齊一點。可以我們沒有，所以我們就是靠『聽—呼—吸—』，來感覺對方，讓我們唱得更整齊。」

沒有光，盲人可以憑身體感覺——觸覺、嗅覺、聽覺，以及身體節奏——十步一個距離乘以四，第八根柱子左轉的節奏，了解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空間的關係。這與現代舞舞者的特質一樣，以觀察自己的身體、認識身體的訊息作為確認自我和與人溝通的基礎。

這也許解釋了為甚麼台灣導演張榮吉前後在短片《天黑》和電影《逆光飛翔》中，拍攝視障音樂系學生黃裕翔和渴望成為舞者之女主角小潔的逐夢故事，兩者的片段在戲中穿插得如此自然，絲毫不見突兀。

電影中排除阻攔，堅持信念，追隨夢想的劇情當然看得人熱血沸騰，但首先觸動我的，是他們這份對身體敏感的體驗和探索。裕翔不能看，但對聲音和節奏異常敏銳，十個指頭在鋼琴鍵上觸撫、躍動，是掌控身體的表現，也是他說故事的方法。小潔受家人負債所限沒法上大學修舞蹈，她打工送外賣時看到舞蹈老師跳舞，決心重拾舞蹈，參加現代舞體驗課。課上，老師的話現在還歷歷在目，「今天來跳舞要體驗的是你的身體，體驗身體的美好，還要體驗作為一名舞者的幸福」。小潔後來放開包袱，勇敢參加國際選拔，老師於最後一晚帶着她作最後練習，說：「讓你的細胞活起來，相信你的呼吸，相信你的身體，相信你自己」，單是聽着，內心已開始顫動。

扮演老師的，是台灣出生的國際知名現代舞舞蹈家和編舞家許芳宜。她在劇中雖然不是當主角，但跳舞的姿態有

一種獨特的攝人魅力，令人無法忘記。慢的時候克制、穩定，但身體絕非靜止，而是連貫地向一個方向緩緩移動和延伸，配樂有延綿的低調連音；快的時候力量在肢體擺動中猛然爆發，旋動速度加快，伸展角度更寬闊，跟更剛烈、肯定和活潑的節奏產生對話。似乎了解和掌控身體不單是音樂家的質素，同時是現代舞舞者的追求和目標。

看過《逆光飛翔》，再翻開曹誠淵舞蹈書寫系列第一本著作《舞者不懼》，某些在電影中的體會便受到更深刻的確認。

書中不單屢次提及舞者的堅毅和身體與現代舞的緊密連繫，更用第二節整個章節來討論舞蹈與音樂的關係。曹在章節開首的文章，就以自身編舞的經歷總結出舞蹈和音樂的對應性質，他說：「舞蹈的空間是指動作的大小，音樂的旋律是指聲音的高低，兩者都是關於藝術本體的幅度變化；舞蹈的時間是指動作的快慢，音樂的節奏也是指聲音的快慢，兩者都是關於藝術本體的速度變化；舞蹈的力量是指動作的強弱，音樂的諧聲是指聲音的聚散，兩者都是關於藝術本體的密度變化。」他的分析再次確認了我在戲中感受到的舞蹈與音樂的隱晦關聯。

電影中，小潔首次看過老師的現代舞舞姿，隨即在回程的電梯中做出芭蕾舞的姿勢：腰挺直，提手，打開，呼氣。芭蕾舞不是古典舞蹈嗎？它與現代舞的關係是甚麼？曹在書中也有對此解說。他道出芭蕾舞和現代舞在舞蹈史中幾次的交戰和磨合時刻，又解釋到現在的現代舞課都會包含芭蕾舞訓練，是因為芭蕾舞最能強化身體肌肉力量，同時延伸身體線條，讓舞者保持身體優雅和敏銳感覺之餘，不會忽略身軀的爆發力，對掌握現代舞中身體的運用是上佳訓練。簡單幾段文字，便釋除了我這個門外漢的疑團。

閱讀就有這種快樂，在他人的敘述中確認自己的感受，也往往可以找到解答疑問，說服自己的方法。

《舞者不懼——曹誠淵舞蹈書寫》與同系列曹誠淵第二本著作《舞者不憂——曹誠淵與香港舞蹈前行》於書店有售。